

爭戰洋平太：冊二第

麥帥回憶錄



著原軍將瑟阿克麥

印編報聞新信徵

麥帥回憶錄

第二冊：太平洋戰爭

麥克阿瑟原著

一九五二年

麥帥回憶錄

第二冊：太平洋戰爭

定價：陸元正

編印者 徵信新聞報

出版者 徵信新聞報

臺北市中華路四九號

印刷者 海天印刷廠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華路一〇四號

電話：三三〇五六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五月四版

第二章 太平洋戰爭

珍珠港的意外

我在馬尼拉時間的十二月八日（星期日）上午三時四分，接到華盛頓的長途電話，聽說日本進攻珍珠港了。詳細情形還是一點不知道。

珍珠港是美國在太平洋上最堅強的軍事基地。基地的防衛陣容，有高射砲陣地，美軍的最優秀的飛機，高度防備之下的機場和警報設備，並且還有美國太平洋艦隊守着，若是和我當時所率領的不完全的陸海空聯合部隊比起來，不知道要強大到多少倍。

因此，當我聽到華盛頓電話的時候，第一個感覺就是：日本部隊恐怕一定要吃一個很厲害的敗仗。過了好久之後，我才知道美國方面受了很大的損害。我們連一個雷達基地也沒有空襲警報，差不多都只有靠眼和耳朵。這天上午九時三十分，我們的偵察機報告：有一隊敵方的轟炸機，越過林肯灣正向馬尼拉前進。

當時負責航空部隊的戰術操作的普雷李頓將軍，立即派遣擊機迎擊，但是轟炸機隊還沒有和我們

接觸就轉了方向。接到這個警報的時候，我還以為日軍已在珍珠港失敗了。

敵方轟炸機隊的沒有接近馬尼拉，也足以造成「這是日方發生了困難事態的證據」的判斷。於是，我想派有攻擊機護衛的轟炸機隊向北方出發，擔任作為情況判斷的偵察，同時如果敵方前線發現了弱點，就叫他們加以利用。

但是，後來發生的事態，使我的計劃立即崩潰了。我聽到日軍進攻夏威夷成功的消息，很為之震驚，而不久之後，我們已面臨到日軍陸軍機三百零七架，海軍機四百四十四架，合計七百五十一架飛機的猛烈攻擊了。我們的比例是七對三，處於劣勢。

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接到壓倒的優勢敵機編隊迫近克拉克機場的報告。友軍的戰鬥機立即升空迎敵，但是轟炸機起飛稍遲，受了很大的損害。總而言之，我們的空軍太少，劣勢的軍力是無法着手的。結果，損害當然避免不了，我方的空軍力量被敵人壓倒了。

沒有分散的機場，護航的戰鬥機又不够，修理器材、炸彈、燃料、以及其他的零件也缺乏，在這樣情況之下，普雷李頓將軍不久就提出意見，想把他指揮之下的第十九轟炸機聯隊疏散到澳洲和爪哇去。這兩處地方，後來不久，也被捲進了荷屬東印度各島的防衛戰。

在菲律賓，所剩下的戰鬥機隊，在喬治將軍巧妙指揮之下，雖經努力奮鬥，但也終於潰滅了。雖然如此，喬治將軍仍使用殘餘的四架飛機，對蘇比克灣作最後的攻擊，擊潰了敵方裝載增援部隊的一

隻運輸船。

攻臺灣的計劃

在太平洋戰爭開始的十二月八日早晨，菲律賓的克拉克基地還沒有受到日本飛機攻擊之前，普雷李頓（美遠東陸軍司令部「總司令麥克阿瑟」的空軍指揮官）將軍似曾向沙查蘭德（美遠東陸軍司令部參謀長）將軍陳述過意見：應進攻臺灣。

大概普雷李頓也和我一樣看法，以為日本軍的進攻珍珠港要失敗，將會避免在林肯灣海面上的空中戰鬥。沙查蘭德沒有為這件事來見過我，而普雷李頓對我也從沒有提起過進攻臺灣的案。

這話是過了幾個月之後，我才從新聞報道獲悉的，但司令部（美遠東陸軍司令部）的案卷中，完全沒有這個提案的記錄。由此可知：必然是一個輕度而漫然的提案。這個提案，如果是認真而正經的，當然會提到我面前來的。結果，普雷李頓在克拉克基地攻擊的前後，始終沒有向我提過一次這樣的話。

事實上，向敵方強力航空部隊集結着的臺灣，要說是拿少數的轟炸機，也不用戰鬥機護航而去進攻，恐怕是一種自殺的行動。往距離遙遠的地方去，在戰鬥機受限制的行動半徑上，護航是不可能的。而敵人方面從臺灣起飛的轟炸機，可以用從航空母艦起飛的戰鬥機護衛，和我們的條件完全兩樣。

關於普雷李頓將軍，常常有人責難，說他指揮下的空軍部隊，一部份在地上被破壞（註），是由於他怠忽職務，或判斷錯誤，而沒有作適當的防衛措施。

是的，普雷李頓當時是一手統轄着航空部隊的戰術操作，其中也包含有土地上的飛機的防禦，這是事實。但是，對他這樣責備是不正確的。普雷李頓指揮下的戰鬥機，其時已飛去防衛克拉克基地，不過中了敵人之計，迎擊失敗了。

當時在菲律賓的美國空軍部隊，擁有的飛機多半是舊式的，裝備不充分，機場不完全，修理設備又不完備，差不多僅僅是一種點綴性的空軍力量。部隊的戰鬥力，在今後準備加強的階段，用雷達的防衛還沒有，隊員訓練不夠，也沒有作戰的經驗。

這個部隊，在數字上也是處於不成話的劣勢，完全沒有打勝仗的希望。所以結果終於被敵人壓倒，但是他們在有限的能力之中，能做的是還是做了，不過要他們避免那樣的結果，那是不合理的要求。這個空軍部隊，面對着在一切條件上具有完全體制的敵人，在不堪設想的不利條件之下，已盡了最善的努力了。

不管怎樣，菲律賓的我方空軍力量有用與否，這個問題，珍珠港的美國艦隊既已毀滅，也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註）當時，美國方面空軍部隊的唯一矚目的B——一七型轟炸機十七架，在地上被炸毀。麥克

阿瑟將軍的情報參謀威洛貝將軍的記錄中，提到這件事說：「這一悲劇的事件，掀起了很大的論爭。論爭恐怕要永久繼續下去。」

怯懦的海軍

當時，太平洋的美軍，訂有一套呼爲「彩虹五號」的基本戰略計劃。

這個計劃是把最初就有的同樣名稱的計劃，經過幾度修正，加上新的東西而做起來的。準備在太平洋發生了戰爭的時候，海軍維持海上的補給線，地上兵力抵住四個月到六個月的敵方攻擊，在這期間，太平洋艦隊發動巨大的海上戰力，運救援部隊來。

可是，由於海軍沒有能維持補給線，修理器材、兵器、炸彈、燃料；以及其他必需的補給都斷了，在菲律賓的空軍部隊不能活動了。補給的庫存品本來有限，馬上就用完了。

因此，日軍乘美國艦隊的弱點，封鎖了菲律賓的時候，菲律賓的航空部隊，縱然敵人不再有所動作，也就遭到自然變成無力化的命運了。

對珍珠港的一擊，不僅給太平洋艦隊以損害，同時，在菲律賓航空部隊，將來發揮力量的可能性也崩潰了。換句話說，菲律賓的空中防衛體制，已和沉在俄阿夫島海域的美國艦隊一起消失了。

海軍軍令部長金氏，後來會述過他的意見如下：

「許多人認爲：當時美國艦隊應該往馬尼拉去援救現在陷於困境的美軍，但這是辦不到的。用我們當時所有的那樣程度的戰力，若是採取那種行動，恐怕終於只造成慘淡的結果而已。」

但是，我認爲：海軍對自己的力量是估價太小，爲了援救困境的美國，突破封鎖線是辦得到的。日本對菲律賓的封鎖，只是某種程度的形式的封鎖。

民達諾島，還在美軍鞏固防守之中，聯絡仍然保持着。一方面，日本海軍的大部分是循着非常緊縮的日程，爲了佔領大爪哇、馬來亞、印尼而南下着。因此，美國艦隊的航空母艦，要接近菲律賓，把飛機送往民達諾島的機場，應該是可能的。

在珍珠港，沒有損失一艘航空母艦。美國海軍仍然擁有今後二年之間不需補給新航空母艦而獲致大戰果的戰力。

而且，海軍發現了日本方面的密碼，已知道日本艦隊的所在地在大西洋和地中海，聯合國擁有龐大海軍力量。如果那時候美國海軍認真地努力下去也許可以不將菲律賓委諸日軍之手，而擋住了日軍南向向東的進攻。這個疑問恐怕要諸留永久了。

恐怕在最高層方面，早已決定不管遠東的犧牲如何，仍以大西洋戰爭爲優先的方針吧？日軍攻擊珍珠港之後，在華盛頓舉行會議（註），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就確認了先集中擊破德國的政策。

等到在歐洲獲得勝利爲止，太平洋的作戰，只止於用手邊所有有限的戰力，阻止日軍而已。美國的

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就支持着這個方針。

但是不幸，我當時完全不知道那樣重大的會議的內容，只一心相信着：援救我們的勇敢的努力即將開始了。

（註）邱吉爾首相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偕同英國軍需大臣比巴布魯克訪問華盛頓，與羅斯福總統等美國首腦會談。

日本軍南下

我早就主張要加強遠東的美國空軍戰力。如果我的計劃能實現，說不定會完全變成另一種結果。

關於這一點，日本的軍令部（大本營海軍部）第一部長（作戰）富岡定俊少將會述過他的意見說：

「日本由於長期的經驗，知道若為保持優勢，非具有三對一比例的航空戰力不可。如若麥克阿瑟司令擁有五百架以上的空軍力量的話，日本要進攻菲律賓，恐怕就不可能了。」

還有，參謀本部（大本營陸軍部）第一部第三課（編成動員）課長秋山紋次郎大佐，也表示過頗為有趣的意見：

「依我的意見，如果菲律賓有了裝備優秀的空軍部隊，進攻珍珠港和對美開戰的決定，必定要受

到很大的影響。」

佐藤德太郎中佐（第十四軍作戰參謀，當時是少佐）也發表過這樣重要的意見：

「在開戰之前，我們推定麥克阿瑟將軍手上有二百架飛機。倘是有了這個的一倍，我們進攻菲律賓能不能成功？就是疑問了。如果麥克阿瑟將軍有了更大的空軍力量，日本軍恐怕就不得不放棄對菲律賓的進攻，而在其他地區的攻擊，也就不可能開始了。」

我們又反覆體驗着那句致命的話：「太晚了」。

在這期間，日本軍縱橫南中國海，展開了猛烈而有效率的作戰。這一連串的作戰，以一個接一個不容人喘息的速度開始，而且都選的是很好的時機。

日軍不宜而戰進攻了珍珠港和菲律賓之後，緊接着侵入馬來亞，攻取了關島和威克島，向其他的太平洋和遠東的地區開始攻擊。

頭一個是香港陷落了。這個都市在日軍進攻之下，很脆弱地崩潰，還不到一個禮拜就投降了。在西太平洋全境，聯軍所有的僅僅兩隻戰鬪艦——英國的「威爾斯親王」號和我的朋友菲立普擔任艦長的「列派爾斯」，在馬來海面被擊沉了。

接着，新加坡陷落了，英軍對於新加坡的安全，專寄望於馬來半島的深邃的叢林，一心以為日軍不可能以充分的兵力突破它。

不料，受過特殊訓練和特別裝備的日本部隊，却通過了這些密林和很厲害的潮濕地帶，繞過英軍的據點而把他們包圍起來，展開了壓倒的二重包圍戰，終於使派西巴爾將軍（當時的新加坡防衛軍司令）投降了。日軍司令官山下將軍（山下奉文大將，第二十五軍司令，當時是中將）指揮的這一次戰鬥，是很漂亮可觀的。

當時，日本的盟國納粹德國，業已征服了歐洲的大部分，在中東，隆美爾（當時的德軍非洲軍團司令）的機械化師正在攻擊防衛埃及的英澳軍。

但是，深入蘇俄內陸的德軍部隊，在莫斯科前面被擋住了。這一場戰役，史達林（當時的蘇俄總理）獲得很大的勝利，德軍被壓退了三百二十公里至九百六十公里，蘇聯即將開始大規模的反攻作戰了。

呂 宋 登 陸

對於陸戰後第一週菲律賓民間所呈現的窮困，我非常地感覺心痛。羅斯福總統批准我可以挪用二億菲律賓幣作為救濟之用，我立即把這筆錢轉給了奎松總統。

開戰後的第二週，我還是命令預備部隊待機準備，但是敵人的主力攻擊仍然沒有開始。敵方的計

劃如何？主力攻擊指向那裏？還不知道。截至相當兵力的日軍部隊登陸大巴峨爲止，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鬪，空中活動還是很多。

敵人在第二週中，又來了兩次大規模的空襲，但是只有輕微的損害，死傷也很少。我方的空軍在列蓋斯比擊沉敵方輸送船兩隻，在比剛的地上擊壞敵機二十五架。飛機在地上遇到襲擊，真是最沒有力量的東西。

十二月二十一日，地上戰鬪漸漸激烈起來了。我對林肯灣低而緩徐傾斜的海岸線，以銳利的目光警戒着。這條海岸防衛線上，我配置的是菲律賓陸軍的第十一、第十二兩個師。

十二月二十二日，穩靜的灰色的黎明之前，敵人的鐵鎚終於打下來了。巨大的侵入軍，用三波的輸送船團進入了林肯灣。

第一船團是從高雄來的原顯三郎海軍少將指揮的二十七隻輸送船，第二波是從澳門來的西村祥治海軍少將指揮的第二十八隻輸送船，第三波是從基隆來的廣瀨末人海軍少將指揮的二十一隻輸送船（註）。這合計七十六隻的輸送船，由巡洋艦，驅逐艦，及補助艦的三個護航船團保護着。運來的部隊是由第四、五、十六、二十一、四十八、六十五各師編成的本間雅晴（中將）將軍指揮的第十四軍，總計兵力約八萬。他們約有我在呂宋島所有兵力的二倍。

日軍清楚地知道應該向何處進攻。他們的作戰地圖上，正確地畫着有美軍主要集團的兵力，地點

和補給路線。在這次侵入的一年多以前，日軍就已詳細拍攝了北呂宋島的空中照像，選定了戰略的重要地域和最適於攻擊的地點。

日軍的目的是要及早完全地擊潰防衛兵力，盡量從速地打開往南方物資豐富地域的道路。林肯灣大量登陸的兩天之後，日軍的另一個大部隊，又用了二十四隻輪送船，向在南呂宋東海岸的拉蒙灣的安第莫那登陸了。這個地方，比之日軍最初登陸的遠在南邊的列蓋比斯，接近馬尼拉和中部呂宋多了。

由這一連串的登陸，立刻可看出本間雅晴將軍的戰略來了。很明顯地，本間將軍是打算用林肯灣登陸的主力，和安第莫那登陸的別動隊，夾擊我們。

這兩支部隊迅速地一接近，我的主力部隊就不得不在中部呂宋遮蔽物很少的平原前後被敵人夾着作戰了。日軍的戰略，想定是要在短期內完全擊碎呂宋的防衛的。

如能掌握支配了菲律賓羣島的最主要的島，日軍便可以不勞而獲地拿下其他的島。這真是無瑕可擊的戰略構想。我的兵力：被切斷為莊滋將軍指揮的第二軍團，和溫銳特將軍指揮的第一軍團，分列爲二。兩軍團已呈現將被各個擊潰的情勢了。

(註) 原少將當時係第五水雷戰隊司令，西村少將是第四水雷戰隊司令，廣瀨少將是第二根據地隊司令。

菲律賓攻擊

一九四一年年末，我見蘇俄的對德作戰，終於要轉為攻勢，我就建議蘇俄從北方去攻擊日本。

我的判斷是：如若蘇俄能這樣地去加壓力，同時在西伯利亞集結美國空軍，去支援蘇俄的行動，那就以壓縮日本攻擊力的行動半徑，對開戰之初的日軍的戰果加以反擊，對於菲律賓和荷屬東印度各島的強化工作，可以爭取出時間來了。

我相信：這樣將使日本由攻勢轉為守勢，對於將來恢復失地所必需付出的大量流血和金錢、勞力，可以節省不少。我在後來勝利接近目前的時候，是竭力反對蘇俄參加太平洋戰爭的，但在當時，我却以同樣的熱心主張蘇俄參戰。

這年十二月十日，我會打電報給馬歇爾將軍，內容如下：

「最速件——極機密。敵以龐大之海空戰力投入新加坡至菲律賓及其東方一帶地域，結果使日本本土轉成弱體，據當地所獲確實情報，敵最恐懼蘇俄參戰。目前乃絕好之機會，現若立即由北方進攻日本，不僅可予以重大之損害，且即能解除日本南下作戰目標地域中之壓力。如再從空中加以激烈之攻擊，則可使現在廣泛分散之敵空軍戰力收縮，大量破壞利無防備之敵石油補給線。當此敵初期空軍活動過份發展之今日，着手作偉大處置之黃金機會業已到來矣。」

但是，我沒有收到任何回信，究竟經過如何？也不知道。總之不久以後，已明白了蘇俄在現在的階段，沒有參加對日戰爭的意思。

十二月十日，日軍開始了對呂宋島的地上攻擊。有海軍護航的敵運輸船十二艘，在島的北部阿巴利和西海岸的比剛卸下部隊登陸，美國空軍部隊會攻擊這個輸送船團，擊沉四隻，損傷了三隻。

我判斷這次登陸是準備性的。這兩個登陸戰中所出現的敵方武力，還不是充分的，看來只不過是為了防守後來的主力部隊的側面，一種牽制攻擊或是防禦措施而已。

十二月十二日，敵人在強力的海軍護衛之下在南部的列蓋斯比登了陸，但是這一次我仍是控制着沒有出動自己的主力。

我向華盛頓方面說明我的戰略如下：

「以在余指揮下之微少兵力，不可能使其遍守所有的海岸。余之部隊操作之基本原則，厥為將余之部隊按兵不動，至敵人投入主力時為止，在此廣大之戰鬥地區，余將來之作戰，概將不出乎此一戰略構想與實行此構想之戰術措置。」

由於這樣的想法，我為了壓阻已登陸的比較弱勢的日軍部隊，只派出了小部隊。我的主力則護他們待機，以備日軍主力的入侵。

開戰最初的一週，在廣大地域的各處，發生了很多散發的戰鬥，但是還沒有集中的攻擊。敵方會

發動了十四次大規模的空襲，但是他們的輸送、飛機、兵員，也蒙受了大損失，至少損失掉兩隻主要軍艦。

在這期間，敵人曾試行向林根地區登陸，但菲律賓陸軍的一師，把他們擊退，給了他們很大的損害。在阿巴利、比剛、列蓋斯比，只有局部的戰鬥而已。

向巴丹後撤

我立即訂定了防禦計劃。使第一軍團在北自林肯灣南至巴丹半島的根部爲止的廣大中部平原，採取逐次向新防衛線後退的拖延戰術。

在這些拖延行動的掩護之下，使第二軍團——馬尼拉的部隊，南部和中部平原的部隊全部向巴丹半島撤退。對於巴丹的地形，我完全清楚，所以計劃在這裏對抗日軍優勢的空軍、戰車、大砲、兵力。

假使把我的主力部隊充任馬尼拉的防衛，惹起在中部平原被前後進迫的敵軍壓縮的事態，那就顯而易見地立刻要被擊潰。從這一點看來，向巴丹半島後撤，有利之點是可以最高度地運用我所有的全部部隊。對於我，倚靠巴丹的樹林和溪谷，是唯一的求生的機會。

我的在巴丹半島的計劃是這樣的：先把主抵抗線放在連結面向南中國海的莫隆和馬尼拉灣沿岸的